

回憶葉公超

學林出版社

葉崇德 主編



回憶葉公超

學林出版社

葉崇德 主編



滬新登字113號

責任編輯：朱志勇

封面設計：周劍峰

策 劃：錢沛霖

回憶葉公超

葉崇德 主編

學林出版社出版 上海文廟路120號

新華書店發行所發行 上海天華印刷廠印刷

開本850×1168 1/32 印張5 插頁2 字數100,000

1993年8月第1版 1993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數1—2000冊

ISBN 7-80510-841-2/I•293

定價：12元

目 錄

葉公超先生遺像

葉公超先生生前照片

葉公超先生墨迹

序 言

葉崇德 1

回憶詩文

憶先兄葉公超

葉崇德 5

悼葉公超先生

梁實秋 10

懷念葉公超先生

聞家駟 12

思往事

——我與葉公超教授

柳無忌 16

紀念葉公超先生

卞之琳 19

葉公超先生十年祭

王辛笛 31

辛笛不忘本師

張向天 34

葉公超師九旬生辰抒懷

王治平·厲國香 37

追懷葉師公超	楊聯陞 41
懷念葉師公超	
——爲紀念葉師逝世八周年而作	吳長賦 50
葉師公超舉行書畫展覽記盛	吳長賦 56
公超師的教澤與藝文	吳長賦 59
回憶老師葉公超先生	李賦寧 66
懷念葉公超老師	趙蘿蕤 69
葉公超先生印象記	劉重德 72
記憶力驚人的葉公超先生	陳傳方 74
追憶葉公超先生	胡 嘉 78
葉公超教授掩護我免遭逮捕	華道一 83
葉公超護國寶	劉作忠 87
葉公超先生與針灸	鐘 傑 90
公超先生晚年心情	蔡孟堅 93
我隨先兄公超在昆明	葉崇德 96
第四十五號病房第九室	
——懷念葉公超先生	丘彥明 98
葉公超的“三怕”與“三願”	[美]《金山時報》107
追憶葉公超先生(二首)	朱延輝 109
巴黎有懷	
——緬懷葉師公超	楊立達 110
無題	
——步葉公超師韻	楊立達 112
蘭竹哀思并序	楊立達 113
挽詩	張茲闥 114
隔岸寄深情(二首)	葉崇德 115

悼二哥公超(二首)

葉崇德 117

公超先生遺作

中國裱褙藝術

120

六十年來之中國繪畫

127

《新月》中的小說

146

臨江仙•悼慈母

150

自振

151

序 言

葉崇德*

先兄葉公超逝世瞬逾十年，我們手足情深，爲了紀念他，我搜集了以下三方面文章和資料，編成此集：

一、當年他在北大、清華、西南聯大執教時的同事、學生、朋友所寫的回憶文章；

二、轉載擇抄了臺灣新竹清華大學出版的《清華校友通訊》各期有關紀念葉公超的文章；

三、選載了臺灣出版的《葉公超其人其文其事》、《葉公超散文集》、《葉公超書畫集》中部份資料。

我自發起編印《回憶葉公超》以來，陸續收到國內外親友及他學生的來函、來稿。這給了我莫大的支持和鼓勵，促成我編好這本集子的信心和決心。我在上海市文史研究館內聘請了原清華同學華道一、胡嘉、王治平三位館員，組成了《回憶葉公超》編輯委員會。承蒙他們大力支持，此集才得以問世。并承先

* 葉崇德，女，是葉公超先生的胞妹。

兄清華同學王辛笛先生、北大同學陳傳方先生從多方給予幫助指導，方具此規模。謹在此一并表示衷心感謝。

先兄逝世後，托人轉交於我的晚年生活補助費，直到一九八六年才交到我手。今將此款作為編印回憶集的經費來源，以表手足之情。凡投稿者，均以書代酬。主要擬用以分贈國內各省市各大專院校圖書館收藏，以供各方查閱資料使用。歷史是客觀存在的，必須尊重時代背景，體現實事求是精神。國外他讀過書的大學，也將各贈一冊作為資料保存。限於本人見聞太少，海內外諸多方面，一時亦難徵集遍及，疏簡之處勢所難免，若有不當，尚祈諒察為幸。

王治平先生在此書校對中出力不少，特表示感謝。

一九九二年四月寫於上海

回 憶 詩 文

憶先兄葉公超

葉崇德

先兄葉公超，名崇智，字公超，英文名喬治(George)。一九〇四年十月二十日生于江西九江。生母鄒太夫人，生二子，長子葉崇勛，字子剛，公超次之。公超四歲喪母，六歲時，父親娶我母趙壽玉爲續弦。我外祖父趙之謙爲晚清篆刻書畫家，我母親是外祖父最小女兒。來歸後，生我及姊妹二人。我妹名崇禔。我母一貫視公超弟兄如己出。母親曾對我說過：“她做新娘時，子剛有一老傭人帶領，而公超年幼，夜間無專人照料，常遺尿床上，她得知後，即決定親自帶他同床，以便夜間喚醒他小便，約帶了他半年，直到他能自覺起床了，才遷出新房。”在飲食穿着方面，必先子後女。父去世，我僅五歲，由叔父葉恭綽將我母及四個子女接去家中撫養教育。

一九一七年公超弟兄同入天津南開中學，公超與張茲闡同班，比查良鑑高一班。

一九一九年五月，五四運動風起雲湧，他加入了“南開救國十人團”，到各地向群眾演講。那時他年僅十六歲。當時南開學生

會主編的《南開日刊》曾有記載。

一九二〇年八月，他與子剛同時赴美，他入了伊利諾州之爾賓納中學(Urbana High School)。一九二一年中學畢業，考入緬因州之貝茲大學(Bates College)。越一年轉入麻州愛默思特大學(Amherst College)專攻文學。一九二五年獲學士學位；後又轉英國研究西洋文學。一九二六年獲劍橋大學文學碩士學位。在英獲識名詩人與批評家艾略特(T.S.Eliot 1888-1964)；為我國介紹艾氏詩與詩論之第一人。他離英後，曾在法國巴黎大學研究院作短期研究，因此，他法語也很流暢。

一九二六年秋歸國，任北京大學及師範大學英文系講師，主講西洋文學，另兼任北京英文日報(Peking Daily News)及遠東英文時報(Far Eastern Times)編輯。

一九二七年春，參與創辦“新月書店”，同年任暨南大學外國文學系主任，兼圖書館館長，翌年秋并兼吳淞中國公學英國文學教授。一九二八年三月，《新月》月刊創刊，由徐志摩主編，參與其事者有胡適、梁實秋、葉公超、聞一多、潘光旦、余上沅等。公超所發表之文章以書評為主。一九二九年秋，任清華大學外國文學系教授。一九三〇年六月與袁永熹結婚，袁永熹是貴州修文人。一九三二年生女彤，一九三七年生子燁。子女命名，同出於詩經“彤管有燁”一語。袁永熹一九四〇年去美定居。

一九三三年秋，與聞一多、余上沅、楊振聲、林徽音等籌辦《學文月刊》，《學文月刊》創刊。一九三四年公超在清華執教已滿五年，依例到國外休假一年。一九三五年暑假後，作環球旅行，時達一年，足迹遍及歐、美、非、亞四洲。

一九三七年抗戰爆發，北平淪陷。北大、清華、南開三校遷移長沙，成立“長沙臨時大學”，於十一月初正式開學。公超繼梁實秋後任北大外語系主任兼長沙臨時大學外語系主任。一九三八

年五月，學校再遷昆明，改稱“國立西南聯合大學”，他仍擔任外國文學系主任。

一九四〇年，他奉叔父葉恭綽電召，由昆明經香港返滬，為代叔父主持與妾潘氏妄圖侵占毛公鼎的訟事，豈料公超船剛抵滬，即被潘氏向日本憲兵隊告密，遭日軍拘捕，並誣以間諜罪，囚於上海日本憲兵總部四九天。他曾被日本憲兵隊毒刑拷打，後由我長兄葉子剛出面作保，以重金贖出。當時學校早已開學，無法再返西南聯大工作了。後應董顯光之邀，任職國際宣傳處。他從此棄學從政，結束了他十四年的執教生涯。

公超事母極孝，常對我姊妹說：“你們對外人千萬不要說我們不是一母所生，母親待我如親生，我必終身侍母如親娘。”

一九四九年三月一天，傍晚六時左右，在上海辣斐德路（今名復興中路）一一九八號，當時全幢樓僅我一家居住，我母親正在廚房做晚飯，忽聽廚房門有輕微叩門聲，開門一看是公超，他對老母搖手，並立即將廚房門關上，攙扶着老人走入客廳，正巧我也下班回到家，他在客廳招招手，示意我快把客廳門也關上，他立即告訴母親，他是回來接老人一同去臺灣的。他說：“老頭子（指蔣介石）不准我留下來，必須立即隨行，經請求要帶老母同走，祇答應在家停留十分鐘，屆時不出去則性命不保。如老人願同行，一樣東西都不能帶，抵臺後再為她添置。並說現在汽車就停在亞爾培路口（今名陝西南路），車上還有二人在等，要母親立即決定。老人略加思索，決定不隨他行，老人說：“我已年邁，跟你去了是你的包袱，何況留大妹一人在滬，我也不放心。”並囑他抵臺後，說話、交友都要謹慎小心。他一口答應：“請媽放心，我一定不辜負您的教訓”，轉身對我說：“大妹，你要好好照料母親。”說完即匆匆走出後門，消失在黑暗中。不料這次話別，竟成了我們最後一面。

一九六一年十一月他因未經請示批准，即舉手同意了《外蒙古入聯合國案》，接蔣介石電召返臺。臨行他祇帶了一件雨衣，他還以為不久即可返任呢。焉知抵臺一下飛機即被免去駐美大使職務，剝奪了一切出國證件。在臺軟禁期間，他以習字繪畫度日，過着“怒寫竹，喜寫蘭”的生活，但寫竹多於寫蘭，其心情之憂鬱可知。

一九七九年十月六日，我母因醫療事故，突然去世。我立即電告在港親戚，請用最快速度轉告公超。他接訊痛哭不已，立即籌開了追悼會，自頭七起，逢“七”均去寺廟念經追薦。每“七”他必一早去寺廟跪拜開經，晚上要等收經才肯回家，其孝心誠意可感天地。一九八〇年十月我赴美探妹，他因病住在醫院，未能直接通話。

我接到他的最後家書，是一九七九年八月用左手書寫，托人帶至美國交我妹葉崇禔轉寄給我的。茲節錄一段供諸後世，證明他的為人。

“大妹如面：

你托人帶來的信我讀了幾遍才捨得放下來。我今年才七十六歲，記性已不大好，有許多名字要念了幾遍才能想起來。我們當然都不能跟母親相比，不過小時候受了母親許多的教養，做人多少自愛，壞事不敢做，壞人不敢交結，所以身體還好，沒有對不起母親的事，請母親放心。

一九七九年八月

原件仍在我處。

一九八一年十一月二十日上午九時，他因心臟病發作，逝於臺北榮民總醫院，享年七十八歲。葬於臺灣金山安樂園。

廣東番禺葉崇德寫於上海

一九八七年十二月

一九九二年九月修訂

悼葉公超先生

梁實秋

我在一九二六年留學歸來，在北平就認識了公超。他原名葉崇智，在當時一般朋友裏年紀最小，大家都叫他“小葉”，帶有一種親昵的意思。他的英文造詣特深，說寫都出色。因為他是在美國讀完高中才進入愛默斯特大學。在北大外文系教書，頗負盛名。

一九二七年他來到上海，他和鄭洪年先生是世交，鄭先生是他的叔父葉玉虎先生的好友。在國立暨南大學任校長，鄭先生聘他為外文系主任兼圖書館長。他就在圖書館樓下闢一小屋居住其間，坐擁書城，引以為樂。此時我由龔業光、謝徵孚先生介紹，亦已接受暨南之聘，遂與公超成為同事：我一星期去真如三次，上課之前之後是到圖書館室和公超聊天。我從圖書室借到一本《潘彼得》譯成了中文，交新月書店出版，請公超寫了一篇序。他不輕易落筆，凡有所作必定事先博覽群籍搜求資料，所以這篇序寫得非常出色。他特別興趣所在是英美近代詩。

《新月》雜誌這時候在上海刊行，公超是最初創辦者之一。雖

然寫稿不多，但是都很有份量。本來他不擅中文，而且對於中國文化的認識也不够深。聞一多先生常戲謔的呼他爲“二毛子”，意思是指他的精通洋文不懂國故。公超雖不以爲忤，但是我冷眼觀察，他却受了刺激，於英國文學之外對於中國文學藝術猛力進修，不久即翻然變了一副面目，成爲十足的中國文人。鄭洪年先生曾譏誚他爲“外國名士派”，他也是因此而深自警惕。公超的國學認知是自修得來的。

葉家本是書香世家，而葉玉虎先生之書畫收藏極富，至今公超仍擁有大量字畫。玉虎先生的字，遒勁而媚，公超的書法於無意中頗似乃叔。據公超告我，趙之謙是他的外公，源淵有自，可見流風遺韻，相當久遠。

公超於一九三〇年左右赴清華任教，住藤荷西館，與吳兩僧爲比鄰。一浪漫，一古典，而頗爲相得。公超嘗以兩僧先生種種軼事相告。我在北大教書，與公超不常晤面，嗣後抗戰軍興，公超與我相偕由平赴津，頗爲狼狽，旋至南京，我又與公超、楊金甫幾位奉命同登“岳陽丸”，直開長沙待命。我與公超先是住青年會，後與樊達羽先生等會合遷居韭菜園農事處，無所事事，苦悶非常。嗣後公超赴昆明聯大，我則輾轉入川，遂隔離甚久。公超又遠走英倫，從此步入外交界，不相存問者久之。

公超自美國返回臺灣，情況相當落寞。政府雖仍惜重其長才，實則甚爲悒悒。他開始認真寫字繪畫，嘗謂余曰：“怒寫竹，喜寫蘭。”其寫竹蓋多於寫蘭。曾以小幅墨竹贈我。老年孤獨，其心情可想而知。偶於集會中遇見公超，見其手策扶杖，老態可掬。不意竟爾一蹶不起。數十年舊交，遂爲九泉之客，哀哉哀哉！

（原載一九八一年十一月二十一日《中國時報》）